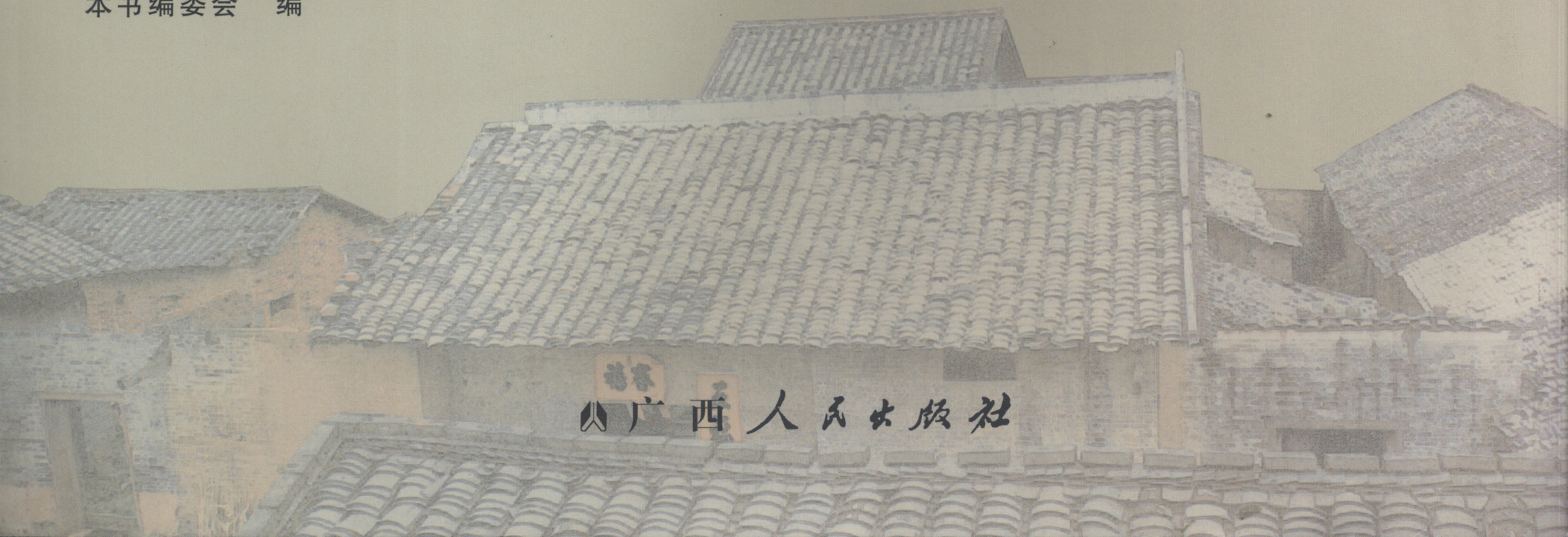




紀念陳岸

本书编委会 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



纪念陈岸

本书编委会 编

陈欣德 主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纪念陈岸 / 本书编委会编.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0. 7
ISBN 978-7-219-07045-1

I. ①纪… II. ①本… III. ①陈岸 (1910 ~ 2008) —
纪念文集 IV. ①K827 =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38897 号

书名题字 黄 荣
出 版 人 张华斌
责任编辑 李克平

纪念陈岸

本书编委会 编

出 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西民族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2
印 张 12.5
字 数 1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7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19-07045-1/K · 1283

定 价: 16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纪念陈岸》编辑委员会

顾问：黄 荣 韦纯束 区济文

名誉主任：陈际瓦

主任：陈向群

副主任：张少康 赖德荣 李宁波 杜 森 张华斌

委员：温六零 李 鸣 陈欣德 周 微 宋震寰

韦庆强 杨晓安 杨海燕 庾新顺 陈朝明

韦显知 汪敬洁 陈新建 陈荟杰

主 编：陈欣德

副主编：庾新顺 杨海燕

责任编辑：李克平

出 版 人：张华斌



图0-1 2007年12月，自治区党委书记郭声琨（左）到医院看望陈岸。



图0-2 2007年12月，时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代主席、现任自治区主席马飏（右）到医院看望陈岸。

序 言

陈际瓦

陈岸同志（原名杨善安）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老一辈革命家。他亲身经历过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光辉历程。其党龄80年，最后，以坚定的无产阶级信念为自己的光荣归宿。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风范和无愧于中国共产党党员光荣称号的真谛所在。

陈岸同志是一位有抱负，矢志追求革命真理的人。早在青年时代的轰轰烈烈大革命浪潮中，他就积极参加贵县（今贵港市）学生反帝爱国运动。1928年夏，陈岸同志树立共产主义信仰，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底转为共产党员。从此，成为了一位职业革命者。他从学校回乡投身于农民革命运动，发动贵县东南洋三乡贫苦农民开展对豪绅地主的斗争。他历任中共贵县县委书记、广西特委委员、郁江特委委员等职。1932年春，中共郁江特委遭受到敌人的严重破坏，领导成员有的被捕牺牲，有的叛变脱离组织，特委委员只存下陈岸同志一人，且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但他不畏白色恐怖，顽强坚持斗争。他一方面五次派人到上海等地寻找上级党组织；另一方面在陆川县与当地基层党组织幸存的几个同志一起，深入发动农民群众，组织劳农会，恢复、发展党组织，建立工农革命武装。至1936年，先后恢复了陆川、北流、宾阳、南宁、贵县、兴业、永淳（今属横县）、迁江（今属来宾市）等地的基层党组织，郁江地区的农民革命斗争烈火又熊熊燃烧起来。1936年11月7日，陈岸主持召开中共广西省代表大会，年仅26岁的陈岸同志被选为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肩负领导全省党组织的重任。广西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相隔五年后再次取得联系，从此开创了广西党工作的新局面，为迎接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做好了组织和思想的准备。陈岸同志这种在逆境下对革命矢志不渝、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弘扬。

1939年12月，陈岸同志被中共中央南方局指定为广西党组织唯一赴延安的中共七大代表。他在延安先后进中央党校和马列主义学院学习，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政治思想和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可是，在整风运动中，在康生提出的“抢救失足者运动”

口号下，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陈岸同志是受害者之一，遭受数年的关押审查，没有出席党的七大。直到1982年7月，中共中央给予平反，追认陈岸同志的七大代表资格。

抗战胜利后，陈岸同志到华东局任民运委员，参加土改。后到豫皖苏解放区任中共第二地委委员兼社会部部长、第二专署副专员兼公安局局长。淮海战役时，任亳州后勤司令、战勤副司令等职，为淮海战役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前夕，陈岸同志由中共中央中原局组织部指定担任中共广西省委组织部第一副部长，率领广西干部总队，随同解放大军南下回广西工作，积极参加广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1979年12月当选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后兼任自治区党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研究委员会副主任、自治区党委地下党处遗领导小组副组长、自治区党委人事安排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职，是中共十二大代表，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他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方针，经常深入少数民族边远山区和革命老区，进行调查 research，及时向自治区党委、政府部门和全国人大反映不少重要的情况和宝贵建议。他离休后，未忘党和国家大事，任自治区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顾问，为广西革命老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为我区的党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不少宝贵的资料。2008年他逝世时，胡锦涛、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通过各种形式表示深切哀悼。

《纪念陈岸》画册，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反映了他一生追求革命真理、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战不懈的光辉历程。该书是我们学习、研究广西地方党史的宝贵资料 and 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它将为我区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增添鼓舞力量。我衷心祝贺该书的出版！

2010年5月

（序言作者为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目 录

序 言	陈际瓦	1
-----	-----------	---

第一章	红旗初举	1
-----	------------	---

第二章	孤军苦斗	13
-----	------------	----

第三章	运筹全省	25
-----	------------	----

第四章	奔赴延安	41
-----	------------	----

第五章	迎接解放	53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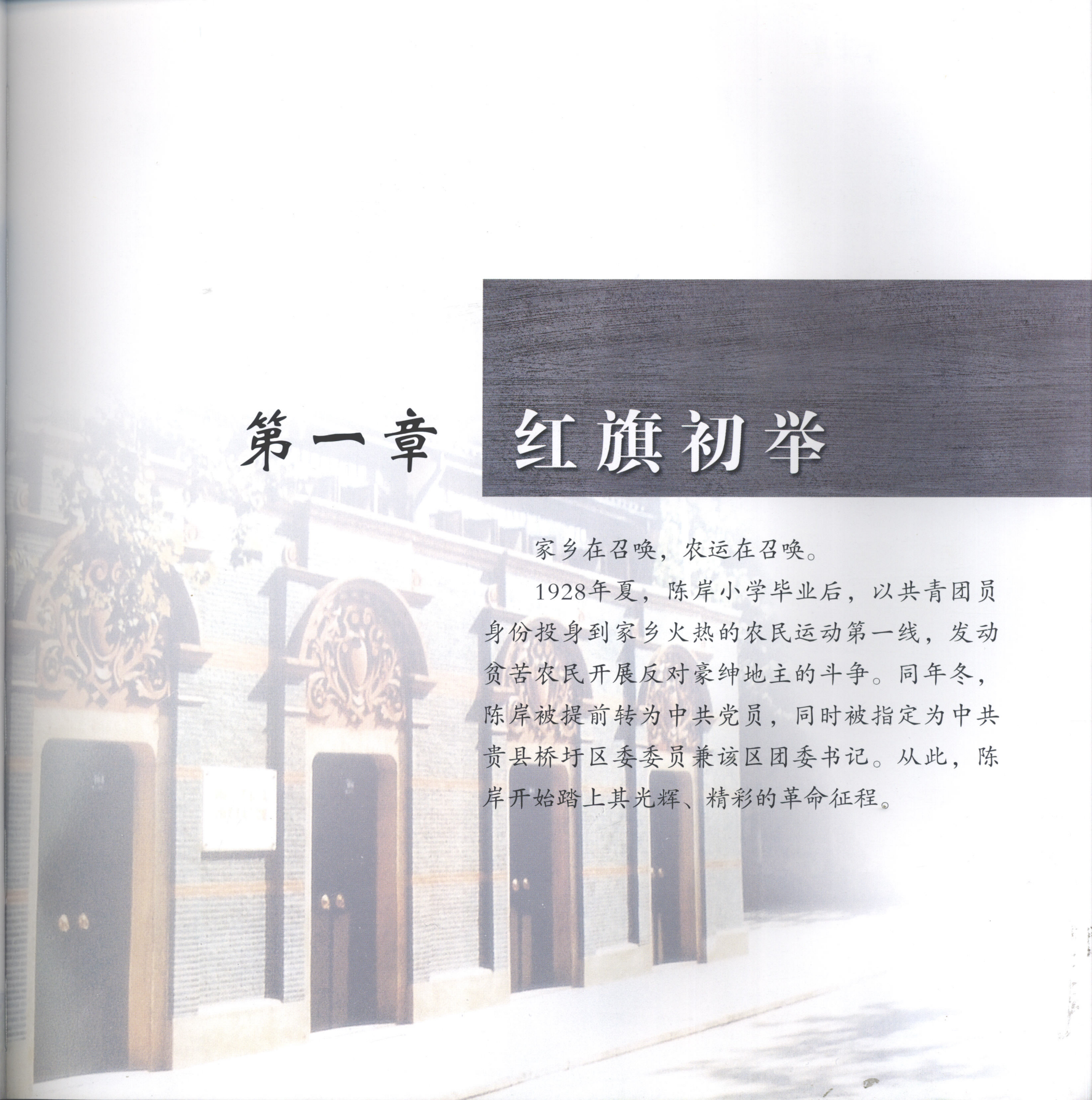
第六章	公仆情怀	61
-----	------------	----

第七章	老骥志坚	95
-----	------------	----

第八章	深切缅怀	133
-----	------------	-----

附 录	陈岸年表	139
-----	------------	-----

后 记		143
-----	-------	-----



第一章

红旗初举

家乡在召唤，农运在召唤。

1928年夏，陈岸小学毕业后，以共青团员身份投身到家乡火热的农民运动第一线，发动贫苦农民开展反对豪绅地主的斗争。同年冬，陈岸被提前转为中共党员，同时被指定为中共贵县桥圩区委委员兼该区团委书记。从此，陈岸开始踏上其光辉、精彩的革命征程。



图1-1 陈岸家乡——广西贵县桥圩区南溪桥乡大松山村近景。



图1-2 1910年1月27日，陈岸出生于广西贵县桥圩区南溪桥乡大松山村杨家祠堂边的老屋里。（箭头所指处）



图1-3 陈岸老屋

“奔流不息的郁江，横贯贵县中部，弯弯曲曲地由西向东流去。

郁江南岸，距离贵县县城50华里的桥圩区(今改为镇)南溪桥乡大松山村，周围并没有什么崇山峻岭，也没有什么傲然挺立的青松，而是一片缓坡丘陵地带和沿江平原。村子里住着其祖先从广东东莞搬迁来的15户客家人，约七八十人，均姓杨。他们在这块原是荒坡的土地上，辛勤地耕耘……

1910年1月27日，我降生在这一幽静的村子里。”

——摘自《我的革命生涯》（陈岸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以下简称《我的革命生涯》）第1页



图1-4 陈岸的二哥杨德云烈士(画像)。中共贵县县委委员、东南洋三乡劳农会主席,1930年被捕牺牲。



图1-5 陈岸的三哥杨柳溪烈士(原名杨瞻)。中共党员。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后,任百色县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主席,广西省立劳动第一中学校长,后为红七军军部地方科科长。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不久在长征途中牺牲。

“1928年8月的一天,我结束了美妙的小学生活,收拾好行李,带着组织的介绍信,顶着骄阳,大踏步地回到了已经有初步革命组织的家乡。

一进家,我便把组织的介绍信交给二哥杨德云。他当时已由我三哥介绍加入共产党,而我三哥已到外地工作,乡里的共产党员只有二哥一人。他接过介绍信后,高兴地点头说:‘好,算是组织上的人了!’他问我毕业后如何打算,我说跟他一起在家乡搞农民运动。他听后高兴得更是合不拢嘴,没有事先征得母亲的同意,就叫杀一只肥鸡给我加菜,以示庆贺……

二哥向我解读了劳农会的章程后,要求我按照章程去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准备举行秋收暴动。我听后暗想:虽然革命尚在低潮,但广大贫苦农民早就恨透了黑暗社会的世道,迫切盼望翻身解放,这是今后开展农运工作的有利条件,加上有二哥的指点,因此,我对未来的工作充满信心。”

——《我的革命生涯》第11页



图1-6 百色中学,原为广西省立劳动第一中学旧址。



图1-7、图1-8、图1-9 20世纪20年代贵县劳农会绘制的揭露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罪行的漫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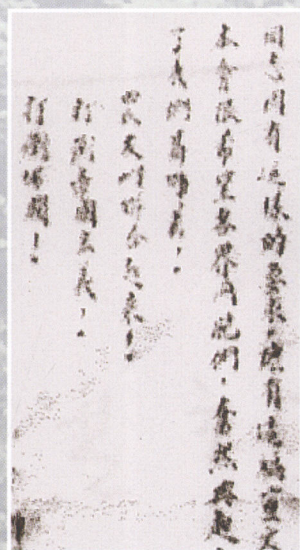


图1-10 20世纪20年代末贵县桥圩区新陈乡劳农会成立宣言（部分）。

“在党组织领导下，我们经过几个月的宣传发动和个别串通，不少贫苦农民纷纷秘密加入劳农会。至1928年底，东南洋三乡的劳农会员发展到300多人。

同年11月，因原广西特委委员昌景霖叛变，特委常委杨威汉在梧州被捕后牺牲。桥圩区党组织也遭到破坏，缺少领导成员，县委领导便找我谈话，要我提前转党。我说：自己今年仅18岁，尚未到转党年龄。那位领导说：‘因工作需要，没关系！’我转党后，即被指定为中共贵县桥圩区区委委员兼该区团委书记。”

——《我的革命生涯》第16页



图1-11 贵县圩心街。

“1930年7月底，我们在贵县东门的圩心街（当日是圩日）组织了一次纪念八一南昌起义的示威，也叫“飞行集会”。这条街的两头小，中间有个比较大的地坪，我们决定在这里集中，由黄彰指挥。当时正值粤桂战争，陈、吕联军已经占领贵县、宾阳、横县，防线在昆仑关，粤军部队都调到宾阳、横县去了，只剩下一个连在贵县西门外防守，那里离县城约有两华里。当时我们分析，我们集中示威，若被发现，有人去报军队的话，来回也要20分钟，待他们赶到时，我们已经散了，估计不会出问题。我们下午3点钟开始沿途散发传单，高呼‘打倒国民党’等口号，不到5分钟就胜利结束。国民党兵赶来时，抓的不是我们的人，而是在街上拦人搜身，搜人家的钱。”

——《我的革命生涯》第29页



图1-13 贵县第八村“天柱楼”。1930年至1931年间，广西省特委机关和县委机关同时设在贵县第八村，开展革命活动。图右边树丛为第八村北面的“天柱楼”遗址，原为一座三层泥砖楼，外来搞革命的同志就住在这里。



图1-12 贵县第八村（今贵港市港北区港城镇六八村）。1931年4月5日，中共广西特委会在这里召开全体委员会议，传达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决议。会议补选陈岸、谢锐为特委委员。6月18日，中共广西特委又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将广西特委改为郁江特委。

“广西特委是在贵县县城成立的。我们通过群众关系，租了两间房子作为特委机关。当时贵县有个习惯，要有家属才能租房子住。为了租房子，我们从东南洋调了两个女同志同黄德普、麦锦汉他们住在一起。后来因为那两个女同志讲客家话，他们两个讲广东话，做假夫妻不但不像，而且有隔阂，很容易露出破绽。更大的问题是不能上街，一上街就碰见熟人，因为县城太小。在那里，住不到一个星期就住不下去了。怎么办呢？只好搬到第八村去，这个村是新发展的，是壮族居住的村子。

开始时，第八村只有蒙达三一个共产党员，他发展了一些人。后来，这个村有农会会员二三十人，赤卫队员有十几个，有党支部和团支部。因此，到这个村住，就有安全感。”

——《我的革命生涯》第3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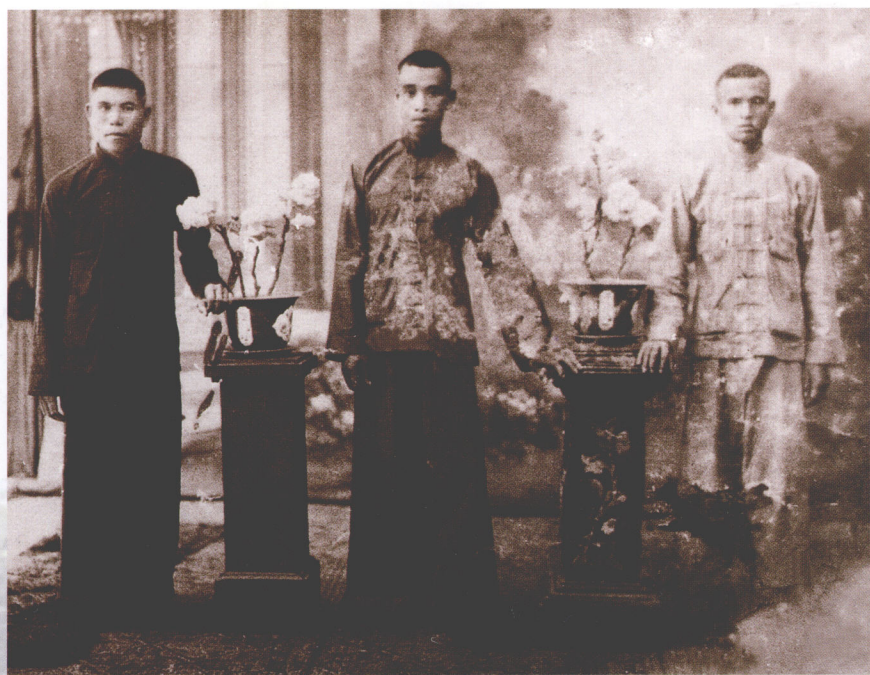


图1-14 陈岸在这幅照片背面留下“贵县第八村革命子弟”字样。照片中的年轻人均为壮族，与当年陈岸年龄相当，都为革命作出了贡献。左起：蒙振德（1941年抗日战争时期在海南岛牺牲）、蒙绍声、蒙瑞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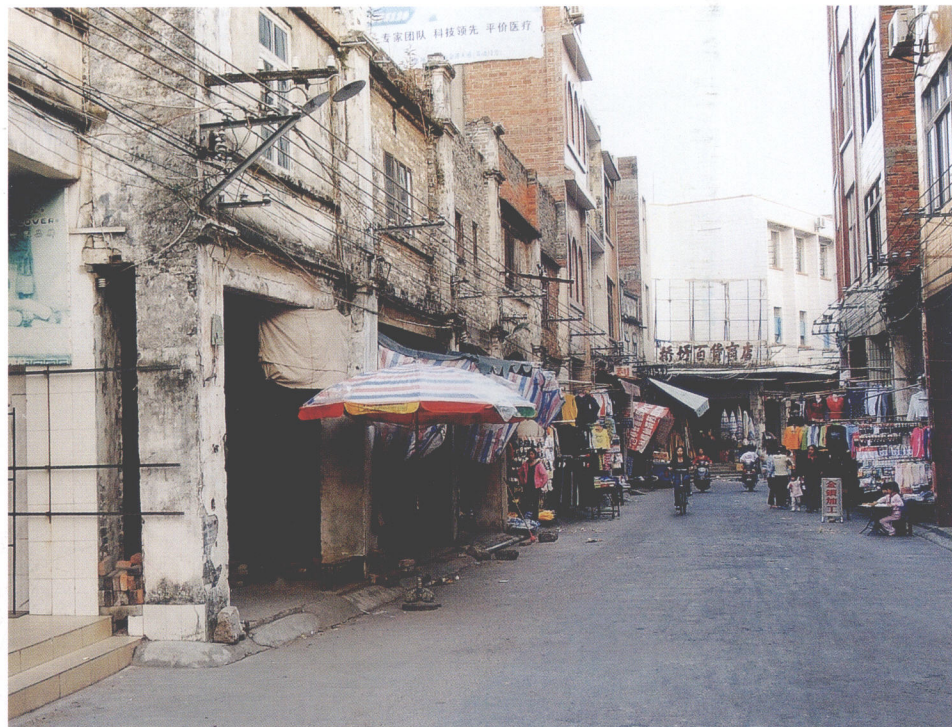


图1-15 贵县桥圩近照。

“1930年11月7日举行的桥圩示威，是一次革命示威，但是失败了。事前，在特委传达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停止执行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时候，我们请示过南方局特派员詹恒祥和陈春霖，他们说：‘暴动不搞了，但你们原定的桥圩示威还是要搞，检阅一下自己的力量，看看你们有多大的力量，能够动员多少人。’因此，我们就加紧印传单，共印了2万份传单，宣传革命形势，还有口号，如‘苏联革命成功万岁！’‘拥护共产党’‘打倒国民党’等等。”

那天是桥圩的圩日，我们出动300多人，在圩亭的戏台那里集中。这戏台前的广场比我们现在的自治区礼堂还略宽一些，搭有很多的摊子，如米粉摊等，突然有300多人聚集在那里，与往常不同。过春节也没有这样热闹。于是引起了敌人注意。……示威后，我们看见没有什么事，就散了，回家的回家，买东西的买东西。我就一路上大摇大摆地往家走。途中，团局派团丁来追了，我们才跑。有个儿童团小组长跑不动，女同志吴秀芳——杨千山的妻子就去拉他，见敌人追上来，他们躲进双兜树村（在桥圩东面）。敌人包围这个村，只抓到他们两个人，其他人都跑掉了。”

——《我的革命生涯》第33~34页



图1-16 付亚狗当年埋葬地。

“敌人大肆宣传说共产党被消灭了。因为在死者当中有一个人（付亚狗——编者注）的面貌像我，敌人就扬言：‘杨善安被打死了！’有很多人去看。我的大姐住在附近，她也去看，知道死者不是我，她假装哭着回来，马上跑回家来告诉母亲。大姐未到家时，这事已很快传开，我母亲和家里人听说就哭了。大姐赶来说明情况后，母亲马上决定将计就计，她说：‘他们说善安死了，我们就说是‘死了，去买副棺材来收殓。’收殓后，还请来道士做了一个晚上的道场，家里人都装着办丧事的样子，把死者埋葬了。有的好人就出来说话：‘你们不是要抓杨善安吗？现在他已死了，就不要封他的家啦。’弟弟的丈人李鹰飞就叫我们打开封条，进家屋去住。”。

——《我的革命生涯》第38页



图1-17 曾被敌人查封、烧毁的陈岸旧居。

“1930年8月我们游击队失败瓦解以后，白色恐怖还很严重，三乡民团到处敲诈勒索，我们大家感到没有武装不行，最后决定还是要组织游击队，以革命的武装来对付反革命武装。但过去有的武器都丢失了，最后还是决定从大狮岭打主意。这时，由于游击队失败，杨善安被“打死”，地主阶级兴高采烈，得意忘形。劳农会员（大狮岭的雇农）提供消息：地主们常去洋七桥街上喝酒、赌钱、抽大烟，早上9点钟出去，下午4点回来，中间这段时间，大狮岭城内没有一个男人，连管家和雇工都出去追债了，要进去缴地主的枪，最适当时间是下午1点至2点，这时除妇女小孩外，是一座空城。经核对，证实这个情报是准确的。县委便作了决定，由梁超指挥十几个人，每人身上藏着一把菜刀，开始时保持一定的距离，将到村口时逐步缩小距离，到他们村口的铁门时，就一窝蜂拥进去。游击队员好像神兵天降，突然出现在大狮岭。结果，我们不费一枪一弹，便攻进去了，首先打开几间放有枪的炮楼，把枪支全部拿到手。接着，就把妇女和小孩关在预定的房子里，同时把铁门关上。这种做法，用当时老百姓的话来说，叫做“软入硬出”，一切都顺利。吃饭问题，由我们监视几个丫头做好送去。我们吃的，自然也解决了。就这样，把地主的枪统统缴了，而且缴得很彻底。”

——《我的革命生涯》第40页



图1-18 贵县大狮岭城原地主大屋旧址。



图1-19 1986年陈岸和夫人陈贞娴祭扫父母亲墓时在母亲坟前与家乡亲属合照。陈岸父母于抗战初期病逝。

“深夜，到家了。我才一进村，五六条狗就汪汪地吠。待走近了，狗也不吠了。我敲母亲的窗门。母亲知道一定是熟人，因为刚才狗汪汪的吠，现在不吠了，若不是熟人，狗还是会继续吠的，她就起来开门。一开门看见是我带来一人，就问：“这位同志贵姓？”

我对张上达作了介绍。她接着问：“你们还没有吃饭吧？”

“是的，还没有吃饭。不但要吃饭，我们还要赶路。”

她也不问我们到哪里，便说：“还是不住在家里好，刚才狗吠得很厉害，可能坏蛋要来找麻烦。”

“不但要吃饭，而且还要点路费。”我先这样说清楚，让她有点精神准备。

但是，到哪里要钱呢？当时她手上的确没有钱，怎样帮我解决这个难题呢？她把我大嫂叫起来。大嫂就住在隔壁房间，狗叫时，她也醒了，我们叽叽咕咕的讲话，她也听到了。母亲马上拿饭给我们吃。按照我们家乡的风俗习惯，大年初一都是吃素的，不许吃荤，我和张上达一面吃，一面聆听我母亲诉说我德云二哥被捕牺牲后家庭的遭遇。她老人家强忍着满眶眼泪，哽咽着喉咙说：“我的眼泪流干了，我再也不哭了。……你快点远走高飞，走得越远越好。仇是要报的。你二哥被豪绅地主杀害了，你还没有给人家害死，不能白死。我给你二哥收尸时，叫人家做了一支纸枪，还有一把刀，放在棺材里，刀砍不了敌人，枪可以打；枪打不中，刀可以砍。仇一定要报，你一定要给二哥报仇！”仇恨的烈火在她的心中燃烧，使她义愤填膺。”

——《我的革命生涯》第52页



图1-20 横县校椅中心学校（原为横县国民中心小学基础学校）。

“我离开贵县时，敌人正在通缉我，这一带认识我的人又多，为了避免路上发生麻烦，1931年元旦那天一早，天没亮，我便只身起程到横县去，改名为陈安（后又曾改名为李成安、陈翔、陈欣才、陈岸）。我一口气走了70多里，当天下午3点左右，到了横县校椅。我按特委提供的地址找到了韦汝济。他不是党员，是党的同情者，公开身份是校椅小学的校长，在地方上有些名望。见面后我对他说‘我要找黄毓钧。他打量了我一番，问我的名字和找黄‘有何贵干’。

我按规定的暗号回答说：“准备和他合股作生意”。

“他离这里很远。”

“不要紧，我可以在这里等他。”

暗号接通了，韦汝济校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两天后，黄毓钧派人来领我到陶圩和他见面。”

——《我的革命生涯》第44~45页



图1-21 玉林鷓岭

“第二天，我们到了玉林的鷓岭(此地离玉林城东六七华里)。这个村有七八户人家，都是中农以下的农民，全村无地主，三个党员就把这个村掌握住了。农民都参加了劳农会，但工作散漫，不活跃。徐必华到玉林时，当地组织不介绍这个村的情况，所以徐叛变，这个村和村支部都没有被破坏。他们对党的态度是：我们全村都参加革命了，都红啦，连小孩都知道了，我们什么都懂了，到暴动时通知我们一声，我们全村参加，现在就不用开会了。但是，‘竹尾事件’发生以后，他们害怕了。张上达找他们谈，要他们出来工作，有的说：‘要我到外面去发展组织不行，同志们到我村来吃住，我们是欢迎的。’当时，很多人被捕牺牲，有些人坐牢，有些人逃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能表这个态度还是好的。所以，我们决定以这里作为交通站。”

——《我的革命生涯》第58页

“我在玉林工作了一段时间，大概在1931年3月下旬，我转到北流九代坡。事前，我听说九代坡的群众基础是最好的。说该村群众都拥护我们党，比较可靠，不会泄露。但到那里之后，我却感到失望——他们同鷓岭一样，党员不敢工作。其情况是这样：九代坡有一个党支部，是知识分子张罕因回来发展的。后来，张去上海读书，他们的组织关系未接上，脱了党，剩下几个都是农民党员。这个村有十一二户人家，全村都参加了农会，支部书记是张平衡，此人能力强，有一定的政治水平。我一到村子，他就出来热情接待，并向我汇报”

——《我的革命生涯》第61~62页



图1-22 此屋坐落在北流市北流镇九代坡村，陈岸1931年到北流时第一个落脚点就在这里。